

吴潜《西河·和旧韵》词 与南宋嵊泗列岛海防历史之探讨(下)

□刘霏霏 孙峰

四、《西河·和旧韵》词反映南宋嵊泗海防历史



《西河·和旧韵》是反映浙东海防主题的词作

吴潜《西河·和旧韵》词，收录于开庆《四明续志》卷第十二《诗余下》。创作时间是宝祐六年(1258)八月，时吴潜为沿海制置使判庆元府(今宁波)，已近两年半。沿海制置使，始设于南宋绍兴二年(1132)，由明州(即后来的庆元府，今浙江宁波)守臣兼领。其官署为沿海制置使司，负责海防，节制水军。沿海制置使可谓浙东水师的最高统帅。

这首词是颇具浙东海洋特色的海防题材作品，从中也反映了吴潜的军事思想。吴潜本是文臣，状元出身，却有深刻的海防意识，高度重视海上军事建设，积极设防抵御外敌入侵。

全词共分三片。词的第一部分，讲的是当时的庆元府，是浙东地区的首府，南宋时期已经是非常繁华的都会之地。而庆元府辖下的定海县(今宁波市镇海区)则是浙东水师的大本营。作者或许是站在招宝山，居高临下，远眺东海，沧海茫茫，这里似乎是蓬莱仙境所在。近瞰甬江横亘，城墙拱卫，固若金汤。这首词的上阙虽然没有刻意提及海防，但是从词中“雉城”的引申意义看，作者已经暗示，繁华的庆元府，人间仙境，也时刻需要海上军事防卫。只有国家安全，才有地区和平兴盛。

词的中片，即第二段，是最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内容。壁衙众山翠倚，指的是东海茫茫，海上一座座小岛，重山叠翠。而其中最边远的，就是壁下山和石衙山(今嵊泗县花鸟山)。这两座小岛，对吴潜来说，是非常熟悉的，因为他的海上军事建设措施，涉及这两座小岛。

词的中片，充分反映了吴潜在宁波的军事建设成绩，也反映了他内心曾经有过的凌云壮志。“风帆指顾便青齐，势雄万垒”，抵御外寇，不仅要御敌于千里之外，还要借机扫平敌巢。从石衙山、壁下山，可以扬帆直航山东。吴潜创作这首词时，山东半岛已经被蒙古所占，他的心中或许还有驾海船北伐的雄心。吴潜认为，一味的防守并不可取，所谓“越栖吴沼”的天险都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。在春秋时，吴亡于越，越灭于楚，并没有因地形形势的优越而能逃避亡国的命运，而后来的统治者又未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。国家强盛，制敌于千里之外或许更加重要。

词的下片，写的是北宋灭亡的往事。“画堂绮屋锦绣市”，首句非常形象地刻画出洛阳的富丽繁华景象，但如今已经沦陷于外敌。如今的江南，偏安一方，依旧富贵荣华。吴潜在感叹像“贺老”这样不附权贵的人竟也得不到重用，借此寄托自己的失意情绪。作者以“何事”明知故问，一方面表示对“贺老”的深切同情，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今后去从的痛苦思考。

这首词，以地名入词，从“都会地”的庆元



府，到海防要塞的“壁衙”，再到“耆旧州里”的洛阳，无不渗透吴潜对国家安危的关切，也借此抒发壮志未酬的感叹。

吴潜出身于官宦家庭，曾两次为相，仕途坎坷。他一生锐意图治，多次上书进言，切论国事，为人正直不阿，忠义爱国。面对北方蒙古大军不断南侵，对国事的深忧是吴潜词作最重要的思想内容。他虽想力挽狂澜，救国于不坠，但由于南宋王朝的腐败，政敌们的弄权舞弊，他的抱负终于成空。“轻寄平生，烟波里”正是他壮志未酬、恬淡惬意的自我写照。

对吴潜的这首《西河》词，不少学者评价颇高，如应守岩老师认为这首词“运笔跳跃，层次分明。写景状物，大气磅礴；抒发感情，深沉低回”。

石衙山、壁下山是南宋水师的巡海之地

南宋末期，吴潜任职沿海制置使、庆元府知府之际，正值北方蒙古大军频频南下的多事之秋。忽必烈占据山东半岛已经多年，兵临两淮，随时可能爆发战争。另一条战线，或从海路南下偷袭浙东。庆元府是浙东门户，南宋首都临安的外围屏障，海上防御十分重要。因此，舟山群岛作为浙东的藩篱，是防御北方强敌的第一道锁链，而浙东地区最边远的嵊泗列岛，三姑山(今小洋山岛)、马迹山(今泗礁岛)、石衙山、壁下山、神前山(今嵊山岛)，就成为南宋水师的巡海基地。

最初巡海的目的，一是为了防海寇，护民生；二是为了观察海上形势，提防外寇，以作警卫。南宋绍兴二年(1132)，制置始置司，所统水师驻扎定海(今宁波市镇海区)，防扼海道。乾道七年(1171)，沿海制置使下辖水师兵额四千员。宝庆《四明志》卷第七《叙兵》记载：“神前、石衙、三姑、宜山、马迹、关岙、海

驴礁及海南北中间，其昼夜巡徼者，三日一报枢密院及尚书省。”石衙山就是水军巡海的必经之处。

后来官府海防意识一度削弱，随着兵船老化，“或为风涛所坏，或为盗贼所得”，水军巡哨之举名存实亡。

吴潜任职沿海制置使、庆元府知府，纵观“虏舟之出没于山东、淮北”，认识到北方蒙古大军的海上威胁，于是重振水师，订立“义船法”，举行“水阅”会操，巡海直抵石衙山、神前山(今嵊山岛，壁下山对面)。

吴潜于宝祐五年(1257)七月，订立“义船法”。他命令明、温、台三郡所属的县，分别选出各乡里有财力的人联合起来。如若一都(都，为南宋乡村基层组织)每年要征调三艘船，而有船的人有五六十家，就由这些船主共同准备六艘船，每户至少以三艘船随时听候政府调用，另外三艘船则用来经营谋利，以充次年修船等费用。在吴潜的调度下，政府征用民船，参与沿江沿海巡逻防守，构建起严密的军民联防体系。船户都想保卫自己的家乡，争着派出大船听候调发。吴潜《西河·和旧韵》词中的“赤龙、白鹇争系”，说的就是这些“义船”争相参加巡海，停泊于石衙山等岛屿。一个“争”字，描写出吴潜“义船法”顺应民心，正如开庆《四明续志》所述“船户莫不响应，各以保护乡井为心，竞出大舟，分泊府岸”。文中所谓“竞出大舟”就是“赤龙、白鹇争系”的同义表达。

据开庆《四明续志》收录的《水阅》一文，宝祐六年(1258)十月，吴潜还指挥过一次大规模的被称为“水阅”的军事活动，“水阅”就是水上阅兵的意思，“遂于三江合兵民船共阅之”。据《水阅》文记载：“继檄定海统制邢子政选驾军船一十只，并赴府港，赤马、白鹇在焉”，“复就委邢统制率上项军民船于次日出海，上至激浦，下至神前、石衙，迤迤出放大洋巡徼。”文中的“赤马、白鹇在焉”，也

是“赤龙、白鹇争系”的写照。这次巡海，数十艘军舰、民船一直抵达神前山、石衙山。

石衙山、壁下山是南宋“海上十二铺”的前沿

吴潜海防思想的核心主张就是加强防卫体系建设，先固本安内，后消弭外寇。他将海防思想在执政的过程中付诸实践。在宁波任职期间，他就创设自镇海招宝山至壁下山的“海上十二铺”，铺为烽墩(烽火台)，在各个重要的岛屿设立烽火台，发现敌情而传递警报，构成了绵延百余里的“海上长城”，对来自北方蒙古大军的威胁起到了有效的震慑作用。对于这一段“海上长城”，历来文史学者评价很高，明代冯梦龙评价说：“海上如此联络布置，使鲸波蛟穴之地如在几席，呼吸相通，何寇之敢乘！”

宋开庆《四明续志》中记载“自招宝山至石衙、壁下山共十二铺”，又云“络华山至石衙山一铺，络华山东北取壁下山直西取石衙山，皆有人烟，风水顺便半潮可到，风水稍逆使用一潮，傍近别无以次山屿。若天气清明，烟旗火号仅可相应，或遇海气冥蒙，雾露遮蔽，风雨晦暝皆难应号”。

自石衙山东北以至西北，别无山屿，皆是深洋大海，浩浩无垠。因此吴潜在上报朝廷的《申省状》中，还特别强调石衙山、壁下山两个烽墩的特殊性，其面临三个问题，一是边远孤岛的无援，二是海洋天气的影响，三是夜间商船船火的混淆。其云：“如石衙、壁下者，孤立海中，四无畔岸，云气昏塞，风雨晦暝，靛面之间犹无所睹，而何以责其号火之相应？兼海寇切齿水军，今以数人置之孤屿，脱有盗至，直机上肉。又往来经商之舟，常与贼舟混淆，遇夜停泊，亦是举火。今杂然无别，何以取证？”

对于边远海岛的无援，吴潜提出了增加兵力的设想，“它如孤屿数兵，虑遭贼手，则于海山诸处增其人数，选其臂力，授之兵器，使之可以相卫，是盗贼之患亦可无虑”。

对于海洋天气的云雾现象，烽火台之间面临烟火难以望见的困局，吴潜则提出以“举炮为号，是云气昏塞不足以隔我之应号也”。借助火炮声音来传递警情。

对于夜间海岛周边往来商船也会使用灯火，可能会造成夜间烽火误判，吴潜则规定了烽墩夜间举火的操作规范，“必以五起五落为准，待彼相应，方始住火，是商舟举火不足以乱我之应号也。”夜间烽火台如果发现警情，举火为号，要“五起五落”，以此区分商船的夜间灯火。

石衙山、壁下山处于“海上十二铺”的最前沿，这也是吴潜构建的“海上长城”之最东首，尤其瞩目。在吴潜的心目中，这两个地名是具有代表性的海防地标，所以才有词中“壁衙众山翠倚”之说。

舟山群岛的宋代海上烽火台系统，是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海防文化遗存，宋代之前，中国并无成体系的海防活动，直至南宋才在舟山海域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海防体系。而嵊泗列岛的石衙山、壁下山则是南宋“海上十二铺”的前沿，建议文物部门做好海防文化遗存的考古、修复、保护和利用工作，结合“海上诗路文化带”建设，文旅融合，开发一条独特的舟山群岛海防诗路文化旅游线路。

2023年1月9日
星期一
责任编辑：李伊娜
版式设计：汪菲菲